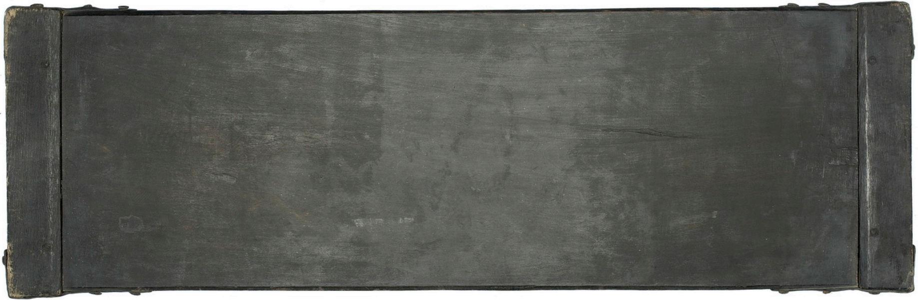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製

精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
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
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
眞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窮綜法
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
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
若竊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
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夢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
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日歲月煙蘿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貫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
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揔繁形類叢蟄
昏明絕彼是非闡茲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眞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字暢四始
於風律堂堂杳止穆穆輝華曠劫而
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彌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
咸郭溪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
泰柔伏貪很洛濟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並其性含靈悟
而蒙福藏教鈸而重興幻化迷途火
宅深吟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含生
而無量潛蘇惡業興而隨緣皆證調
御四衆精行十方澍華雨於金輪護
恒沙於玉關有頂之風不可據無際
之水弗能漂澄救湛然圓明清淨之
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
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朕聽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序文
以示來者如廉螢爝火不足比之於
皎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
者哉

御製新繼聖教序

高明摹分三辰方乃序其大厚載初
定萬彙來以發乎端清濁之體既彰
善惡之源是顯然後以文物並其教

以正典化共俗利益之功同歸於理
於是乎像法來於西國眞諦流於中
夏洞貫千古眞實之理無以窮囊括
九圍玄妙之門其能究言乎妄想則
五蘊皆空現乃眞容則一毫圓滿廣
大之教豈能紀述者哉伏覩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法性周圓
仁慈普布化蠻貊則萬邦輻湊躋黎
民於仁壽之鄉崇教法則四海雲從
惠蒼生於富庶之域見尊經之浩汗
設方便以救沈淪知法界之恢宏行
精進而攝懈怠乃擇其邃字校彼眞
文命天竺之高僧譯貝多之佛語象
胥翻成於金字珠編復置於乘函龍
宮之聖藻推新鷲嶺之苾芻仰歎由
是三乘共貫四諦同圓盡苦空眞正
之言顯祕密精研之義讚相相乎實
相論空空乎盡空華嚴之理合軌轍
金像之教同規矩朕纘嗣
丕構恭臨寶圖常翼翼而撫兆民每
兢兢而守
先訓以至經典尤未精詳諦其幽深
曷能探測有譯經西域僧法賢奏章

懇切致意專勤以

先皇帝大闡眞風高傳佛旨興前王
之墜典振覺路之頹綱欲旌
天造之功庸用廣
聖文之述作請予製序繼聖教焉自
聖考上僊追號罔息政事之外何暇
經心今已禪除思臻微奧雖幼承慈
誨奈夙乏通才焉窮乎法海之津涯
莫造乎空門之閫域略敷大意以徇
輿情聊溥不足擬洽日之波尺筆豈
能量昊天之影聊述短序以紀聖功
者焉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上

[illegible]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故殿
園林鹿母堂中是時彼處有白衣金
幢二婆羅門去佛近住樂求出家成
苾芻相
尒時世尊日後分時自房而出詣鹿
母堂旋復經行時白衣婆羅門見佛
世尊詣鹿母堂旋復經行已即謂金
幢婆羅門言金幢世間嬉戲諸所樂
法悉是戲論我雖所作竟無其實若

身若心旋生懈倦以其身心有懈倦
故即起失念此失念因即是無常是
不堅牢是不究竟是散壞法汝今不
應如是修作戲樂法者謂即施設事
火之法金幢婆羅門言汝云何知白
衣答言我從尊者瞿曇所聞而彼瞿
曇有大辯才善知是義彼所說言事
火之法謂從古仙之所傳習乃至所
有事火法教彼亦皆知彼有一類仙
人於沙門婆羅門所起過失意故作
火事其過失者謂互相憎嫉伺求其
短由此互起過失因故而諸有情壽
命滅没又復有情於別界中壽命盡
已而來生此若能清淨捨家出家苦
行增修眞實相應正善作意如其色
心入三摩地隨等引心即能記念彼
有住事是等有情不樂互相憎嫉伺
短由不起彼過失因故是即常住是
即堅牢是即究竟是不散壞法若復
有情互相伺短由彼互起過失因故
是即無常是不堅牢是不究竟是散
壞法是故諸婆羅門不應如是修作
勿起過失意施設事火法金幢汝可

知不此佛世尊回後分時自房而出
語鹿母堂淡復經行汝今可能同我
往詣佛世尊所頭面禮足佛經行時
隨從經行彼佛世尊必為我等隨宜
說法時金幢婆羅門言善哉我往
尒時白衣金幢二婆羅門互言議已
同詣佛所到已俱時頭面禮足隨佛
經行
尒時世尊告白衣金幢二婆羅門言
汝等當知諸婆羅門自謂了達三明
名稱上族種姓清淨從事火天勝族
中生父淨母淨善生善種乃至七世
父母尊高種族殊勝無罪無謗是等
皆因種姓淨故又謂洞達明了五種
記論一本母法等究竟三明二諸物
定名三該吒婆那四文字章句五戲
笑妙言是等記論諸圍陀典本師婆
羅門悉善了知白衣諸婆羅門於三
明中豈無輕毀凌辱及識謗邪白衣
金幢二婆羅門俱白佛言世尊諸婆
羅門於三明中云何得無輕毀凌辱
及諸識謗而婆羅門三明典中作如
是言諸婆羅門如是清淨是真婆羅

門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
王所化梵王所授是故諸婆羅門如
是清淨是眞婆羅門世尊告我白衣
金幢亦以眷屬所纏不得解脫滅失
善法增長惡法世尊此亦是爲我婆
羅門三明典中輕毀凌辱誹謗等事
佛告白衣金幢二婆羅門言汝等當
知諸婆羅門於三明中所招輕毀及
誹謗者爲以婆羅門有如是言諸婆
羅門如是清淨是眞婆羅門是梵王
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
王所授是故諸婆羅門如是清淨是
眞婆羅門白衣彼諸婆羅門雖作是
說返爲破壞劣弱自身而復損失彼
婆羅門所破壞者爲以不實起諸執
著返於正法而生訶毀由是即起互
相諍論何以故白衣或有婆羅門謂
所生時時分別異胎中亦異執彼所
見生時異故乃爲清淨而諸婆羅門
亦同如是清淨所生是故作如是言
諸婆羅門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
種類梵王所化梵王所授是故諸婆
羅門如是清淨是眞婆羅門白衣當

知有四種類即爲四族何等爲四所
謂刹帝利族婆羅門族毗舍族首陀
族白衣族是四族中造黑業者感黑
業報非勝所作智者訶猒死墮惡趣
又四族中有造白業者感白業報是
勝所作智者稱讚死生天趣白衣云
何黑業所謂殺生偷盜邪染妄言綺
語兩舌惡口貪瞋邪見此是黑業云
何白業謂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染不
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不貪不
瞋正見此是白業
復次白衣汝勿起是意謂殺生等此
諸黑業感黑業報非勝所作智者訶
猒彼刹帝利毗舍首陀諸族類中皆
有是事而婆羅門獨無是事白衣金
幢二婆羅門白佛言世尊云何作此
說是事不然若造黑業者感黑業報
諸刹帝利婆羅門毗舍首陀皆有是
事而婆羅門何獨無邪
佛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謂諸黑業
婆羅門無餘三族有此說即爲三明
典中相應之語以婆羅門是梵王子
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王

所授本生清淨故是眞婆羅門
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若四族中皆有
黑業此說即爲三明典中不相應語
復次白衣汝勿起是意謂不殺生等
此諸白業感白業報是勝所作習者
稱讚彼刹帝利毗舍首陀諸族類中
皆無是事而婆羅門獨有是事白衣
金幢二婆羅門白佛言世尊云何作
此說是事不然若造白業者感白業
報諸刹帝利婆羅門毗舍首陀皆有
是事而婆羅門何獨有邪
佛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謂諸白業
婆羅門有餘三族無此說即爲三明
典中相應之語以婆羅門是梵王子
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王
所授本生清淨故是眞婆羅門
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若四族中皆有
白業此說即爲三明典中不相應語
復次白衣汝勿起是意謂刹帝利毗
舍首陀諸族類中造殺生等諸黑業
故身壞命終墮於地獄而婆羅門獨
無是事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白佛言
世尊云何作此說是事不然諸刹帝

利婆羅門毗舍首陀造黑業者身壞
命終皆墮地獄而婆羅門何獨無邪
佛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謂造黑業
墮於地獄婆羅門無餘三族有此說
即爲三明典中相應之語以婆羅門
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
所化梵王所技本生清淨故是眞婆
羅門
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若四族中有黑
業故皆墮地獄此說即爲三明典中
不相應語
復次白衣汝勿起是意謂造不殺生
等諸白業故身壞命終生於天趣彼
刹帝利毗舍首陀皆無是事而婆羅
門獨有是事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白
佛言世尊云何作此說是事不然諸
刹帝利婆羅門毗舍首陀造白業者
身壞命終皆生天趣而婆羅門何獨
有邪
佛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謂造白業
生於天趣婆羅門有餘二族無此說
即爲三明典中相應之語以婆羅門
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

所化梵王所授本生清淨故是眞婆
羅門
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若四族中有白
業敬皆生天趣此說即爲三明與中
不相應語
復次白衣我向所說是等法中若善
若不善若黑若白若有罪若無罪若
淨分若染分若勝若劣若寬若狹如
是諸法隨應轉時諸婆羅門一向堅
執我說是人眞實癡者以自識心而
爲知解白衣又諸婆羅門或起種姓
言論或族氏言論或自教言論又起
是意他人前應爲我設座汲水獻供
前起承迎合掌問訊我即不應於其
他人作如是事起是意者我說是人
不見正法
復次白衣或有沙門或婆羅門計著
種姓族氏言論或復計著自教言論
者我說此爲非眞出離沙門非眞出
離婆羅門白衣或有沙門或婆羅門
不計著彼種姓言論亦不計著族氏
言論又不計著自教言論我說此爲
眞得出離正了知者沙門婆羅門

復次白衣彼憍薩羅主勝軍大王見
釋種子沙門瞿曇從釋族中捨家出
家彼勝軍王於其釋子歡喜慰安恭
敬禮拜前起承迎合掌問訊白衣彼
憍薩羅主勝軍大王於佛如來歡喜
慰安恭敬禮拜前起承迎合掌問訊
者其王不以沙門瞿曇是高勝族王
亦不起高勝族意不以沙門瞿曇相
好端嚴王亦不起相好之意不以沙
門瞿曇有大名稱王亦不起名稱之
意由此應知法尒如是白衣是法本
來最上最大最極高勝如是正見諸
法本母是即增上畢竟歸趣
復次白衣若人於我安住正信是人
即得堅固增長根本出生不壞淨信
何以故謂若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
梵三界一切悉是我子皆同一法而
無差別正法口生同一法種從法所
化是真法子白衣或有問言汝等一
切各各父母種姓族氏何故棄捨返
作是言我等皆是沙門釋子白衣當
知法尒如是是法本來最上最大最
極高勝如是正見諸法本母是即增

緣起經 第十三 精

上畢竟歸趣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上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